

# 古代名画中的春天

■ 闫红梅

春天,万物复苏,生机盎然,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竞相描绘的季节。在古代名画中,春天更是被赋予了无尽的诗意与画意,成为传世佳作中的重要主题。探寻古代名画中的春天,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春意盎然,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的习俗和文化,以及作品的绘画技巧与风格。

《汉宫春晓图》是明代画家仇英的杰作。此画以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,生动地描绘了汉初宫廷的春日景象。画面中,薄雾缭绕,嫩柳抽出新芽,初开的桃花晶莹剔透地点缀着水岸边抹抹的绿意。假山石旁的牡丹热烈盛开,绚烂的颜色如天上精灵落入凡间,为瑰丽的宫闱更添一份华贵之气。远处,梨花争相绽放,宛如穿着缟素的玉女,在春风中翩然起舞。宫廷中的少女们踏着春的茵茵绿草,或浇灌花丛,或折枝斗草,或对弈下棋,闲谈作赋,歌舞奏乐,一派明媚的春光中,诗情与画意交织,铺陈出浓厚贵族的书香之气和雍容雅致的春之气息。这幅画不仅展现了春天的自然美景,更通过宫廷生活的描绘,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繁荣与安定。

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是唐代画家张萱的传世之作。此画以天宝十一年春,虢国夫人及其眷从盛装出游的场景为题材,展现了盛唐时期的风范。画面中,八骑马、九人在春光中出游,人和马的动势从容潇洒,既保持了庄重感,又符合游春的主题。虢国夫人仪态端庄,悠然自若,秦国夫人与她并骑而行,两人似乎正在交谈,画面充满了生活气息。这幅画不仅描绘了春天的美景,更通过人物的服饰、仪态和表情,展现了盛唐时期贵族妇女的风姿绰约和闲适生活。

《山径春行图》是南宋画家马远的作品。此画以春天的江南为背景,描绘了一名高士外出春游的场

景。画面中,云淡风轻,一名高士漫步在山径上。高士的衣袖触动了野花,野花轻扬飞舞,惊动了原本在鸣唱的鸟儿,整个画面充满了诗情画意。这幅画不仅展现了春天的自然美景,更通过高士的春游活动,反映了宋代文人追求内心平和与满足的生活态度。

《游春图》是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杰作,被誉为青绿山水的开山之作。此画以全景视角展现了辽阔的山水画卷,其中不仅细致描绘了山水树石,更融入了白云出岫的景象。画面中,楼阁、院落、桥梁、舟楫错落有致,而踏春赏玩的人物车马则点缀其间,共同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日胜景。杏桃绽放,绿草如茵,水波粼粼,春风轻拂,整个画面充满了春天的气息。这幅画不仅展现了春天的自然美景,更通过人物的春游活动,反映了隋代社会生活的繁荣与安定。同时,作为青绿山水的开端,《游春图》也为后世的山水画创作提供了重要的艺术借鉴。

《春山游骑图》是明代画家周臣的经典之作。此画以春山行旅为题材,生动描绘了高山石崖的险峻与陡峭。在画中,楼阁与房舍巧妙地隐匿于山峦之间,布局错落有致。近观之,山溪岸边春花烂漫,溪水湍急,小桥横跨其上,主仆三人正匆匆过桥。而山上,苍松翠柏郁郁葱葱,姿态各异,尽显生机。这幅画不仅展现了春天的自然美景,更通过行旅者的活动,反映了明代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。画面中的春山、春花、春水与行旅者相映成趣,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活泼的春日画卷。

古代名画中的春天,是文人墨客笔下的诗意与画意交织的结晶。在这些画作中,我们可以穿越时空,领略到千年前的春意盎然,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。



明仇英 汉宫春晓图(局部)



南宋马远 山径春行图

# “真”喜“假”骂,这“病”该治了

■ 钱国宏

在山西某公益鉴宝节目现场,一位藏家捧着一件“清代雍正鸡缸杯”满怀期待地走上台。专家仔细端详后,委婉地表示这件瓷器是现代仿品。藏家脸色骤变,先是质疑专家水平,继而大骂节目组“有眼无珠”,最后竟扬言要报警讨说法。这一幕,在收藏界并不鲜见。说“真”就喜,说“假”就恼,俨然成了收藏圈的一种“通病”。

这种“病态”心理的背后,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的浮躁与功利。收藏本应是陶冶情操、传承文化的雅事,如今却异化为一场场真假博弈的闹剧。在这个真假难辨的时代,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:收藏的真正意义何在?面对真假的执念,又该如何化解?

收藏者的心理往往复杂而微妙。一件藏品被鉴定为真品时,藏家脸上洋溢的笑容,不仅是对藏品价值的认可,更是对自己眼光的肯定。这种肯定带来的心理满足,往往远超经济价值的考量。反之,当藏品被判定为赝品时,藏家感受到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,更是一种对自我判断能力的否定。

这种心态在心理学上被称为“确认偏误”。人们倾向于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,而忽视或否定相反的证据。在收藏领域,这种偏执表现得尤为明显。藏家往往花费大量时间研究藏品,形成了强烈的心理预期,一旦这种预期被打破,就会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。尤其是一些从事收藏活动时间较长的“发烧友”,掌握了一定量的鉴定知识,便觉得“身怀绝技、畅行天下”了,再也听不得别人的异议。

收藏界的浮躁风气更是加剧了这种心理。在拍卖行天价成交的刺激下,越来越多的人将收藏视为快速致富的捷径。在民间鉴宝现场,笔者经常看到某某藏品被当场以高价“变现”。这种眼皮底下的“刺激”更使很多收藏爱好者对收藏产生了误解,久之,这种功利心态就使收藏失去了本应有的文化内涵,而沦为赤裸裸的“赌博”。

回望历史,中国传统收藏文化讲究的是“以藏养德”。文人雅士收藏字画古玩,重在品鉴把玩,陶冶性情。宋代米芾爱石成痴,见奇石便拜,称“石兄”;明代项元汴收藏书画,每得佳作必题诗其上。这些收藏大家,追求的是艺术的真谛,而非真假的执念。

当代收藏文化却发生了显著异化。在市场经济大潮下,收藏品的商品属性被过度放大。拍卖行的槌声、鉴定证书的印章,成了衡量收藏价值的唯一标准。这种异化不仅扭曲了收藏的本质,也误导了公众对收藏的认知。古今收藏观的对比,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变迁。

要治愈“说真就喜,说假就恼”的“病”,关键在于重构收藏价值观。收藏的真正意义,在于通过藏品与历史对话,与文化共鸣。一件仿制精良的艺术品,同样具有审美价值和工艺价值。宋代仿唐代瓷器,清代仿明代家具,这些“仿品”如今都成了珍贵的文物。这种收藏理念,一些“专家”也需要换换脑子,对于仿品,也不应一棍子全部打死,因为不同时期的赝品,也是有一定收藏价值的。

建立理性的收藏观,需要收藏者具备开放包容的心态。收藏不仅是占有,更是理解和欣赏。真正的收藏家应该像明代董其昌那样,既能欣赏真迹的妙处,也能品味仿作的神韵。

培养健康的收藏心态,还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。媒体应该引导公众正确认识收藏,拍卖行应该规范市场秩序,鉴定机构应该提高专业水平。只有多方合力,才能营造良好的收藏生态。

收藏之道,贵在求真,更贵在求美。当我们不再执着于真假的标签,而是用心感受藏品背后的文化内涵时,才能真正领悟收藏的真谛。在这个真假难辨的时代,或许我们应该学会用更开阔的胸襟看待收藏,让收藏回归其文化本质,成为连接古今、传承文明的桥梁。